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東江家藏集卷三十六 後集三

明 顧清 撰

歸來稿

詩七十七首

乙酉立春書事

晴日當空雪滿川
兒童簫鼓竹林邊
相逢盡說新年好
遠信仍多古語傳
紫塞旌旗還故壘

是日傳報
雲中事定

白頭光

景付陳編東風不擇閭門戶柳色依稀欲帶煙

人日北野有詩次韻

青山十年夢為作遠遊人已辦謝公屐獨少林宗巾

近日

從北野借幅巾樣

窻間魚弄日枕上鳥鳴春更說園收事吾生

的未貧

未詩云園收未當貧

願元許惠五加皮本期雨後乃移以詩促之

二月

辛丑簷

溜連旦

好雨連三日靈苗應五車分栽有鄰約服食自仙家酒

想金罍煮籬看翠幕遮長鏡臨去囑為我惜萌芽

寄阮廷言

秦淮北上內街前一榻清風四十年聞道主人強健在
夜燈長對課兒編

顧渚春風粟粒芽宜興小扇簇金花多情每作臨歧贈
不問回谿兩翅斜

兩都相隔路三千客邸尋常一笑歡雙槳畫舟清泖上
可能翻似北河難

芝蘭結好傳三葉桑梓連陰共一鄉莫把陸郎賓客待
好從小阮說文章

成化癸卯予初觀場屋主阮大經廷言兄弟家所以
相期甚厚予在翰林大經往來不絕廷言子春試亦
嘗會於京師予既南歸聲問遂隔矣孫兒應陽卒業
成均有懷往昔賦此寄之

陳汝玉瀕行畱卷索詩因陽孫奉寄

朱旗組甲照晴川錦標牙籤出玳筵老去山林惟一懶

夢回池草又三年班超功業時來建邵克詩書世共賢
遙想秣陵今夜月清光還似海門圓

沈春庭示舊詩次韻

有後引

當年誰見玉堂花信手題詩只漫誇兩家人事今粗定
共領紅香亦未賒

白玉堂前一樹花生紅一點萬人誇兩家人物真相
稱為報分裁不許賒叙云荆公詠玉堂石榴詩萬綠
枝頭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景和家有此花久許

分遺因詩以速之當時未嘗落稿春庭近理故書得
之以為昔友而今親殆非偶然封以見示予謂親則
似矣而玉堂之識猶有所未合也意者其自今始乎
次韻答之且書其左方以俟

薛景春號采芝山人為賦四韻

任公拋却釣鰲絲

薛任姓國也

來向吳山學采芝穩步不思

滄海闊幽尋似與白雲期仙梯未覺層霄夙藥籠寧於
一物私善救不遺他日事年來鄉里半瘡痍

王草菴輓詩

塵海無濡跡，騷壇早樹麾。
家聲盧扁舊，人物晉唐遺。
華表空仙語，烟波想釣絲。
餘芳知未泯，孫子桂林枝。

良醫沈希賢將還沂上持梅竹聚禽圖索題有
懷東臯秋崖二都憲因託以寄興

梅竹影參差，東窓日上時。
坐看羣羽集，如從九苞儀。
緗素餘文彩，雲霄憶別離。
歲寒平日意，誰報故人知。

椿庭日永壽王慕雪

仙木凌雲擁畫堂重簾窳地映青陽舊家人物今誰健
閒處光陰此更長花亞錦屏催送酒煙斜石鼎看添香
八千亦是人間歲况有斑衣侍尚方

龜山寄湖澹菴詩云欲驅殘臘變春風只有寒
梅作選鋒莫把疎英輕鬪雪好藏清艷月明
中延平先生嘗舉以示朱子丙戌正月十四
日鶴塘舟中誦之有省因代梅答

本無顏色競東風冷落孤山水月中多謝詩翁好擡舉

微言已墜棘端鋒

十七夜閒諸孫讀書喜而有作

癡人結習自何生白首塵編不盡情今夜短檠花亦喜
伊吾遙聽隔簾聲

辛巳泊舟青縣有畜犬登岸將發哀號覓舟他人驅之至欲泗水而不顧今日午食見其循案齧骨感而賦之時三月六日也

瀛河東下水分歧記得沿流認主時今日上堂還繞案

主人心事也應知

次韻世鄉方伯西園牡丹

名花開日百花殘
春到清明意已闌
餘賞自非天力與
芳心寧得巧工攢
開元勝會連資福
錦石幽叢轉靜觀
翹首荆溪三百里
幾時相對捲簾看

錦石亭靜觀室小園種牡丹處也

招東曙觀稼

少耽耕稼苦無田
馬上朝鷄二十年
晚景天留作佳話
賞音人復往同川
棹亭舊葺依深樹
風檻新開俯碧連

明日分秧有前令酒杯還向綠陰傳

行苗有感適東曙有和章疊韻為謝

屋上青林水上田林間曳杖自年年本來瓦缶非周鼎
欲捧九泥障蜀川幸不風塵隨瀕洞敢嗟輪輻限清漣
分秧昨日新題句又託王維畫裏傳

壽鄉人瑞為談貞菴賦

弧南星彩燭吳東洛社風流恰到翁名德舊為桑梓重
衣冠今又畫圖中玉田漫說青芝滿丹穴誰看紫鳳翀

同醉此鄉應不恨夕陽回首萬山紅

鶴涇田舍見舊作

扁舟長憶訪田翁落木空江遡遠風一笑今朝是何日
十年游子忽耕農西清東閣煙霄外曲水方洲畫卷中
閒拂舊題看不厭欲憑精衛寄愚公

倚市長憐刺繡工班生亦笑馬遷公高才自昔還如此
往運何由得再逢山玉海珠爭自美短見長鶴詎能同
閒身倘可充田畯沒齒西疇不負儂

村田樂

繞屋桑麻接稻塍
夜齋燈火讀書聲
老翁睡熟東窓裏
夢在斜川曳杖行

金杯歎

黃金杯當四筵白玉堂
五十年玉樓功成人在天
金杯幻作金銅仙
珊瑚鉤麒麟段
彭宣幾向中堂見
媒書銜袖誤成真
讒鼎出彊原是贗
真與贗兩嗟吁
人不識子欺予
龍宮海藏豈有魚
目作明珠
君不見他人家
金暑

簞玉茗壺

李文正公在仕路五十年參機政者十八年家止一
金杯公歿家人試之乃銅也蓋求文者以為贄而公
因用之初不知其贗也丙戌六月九日公生辰與客
談及歌以識之

夏日感事次味苓韻

陶翁正好北窓眠也為閒情一愴然水屋自應荷作蓋
金貂定以玉為蟬祥雲捧日羣龍擁巨堰浮山一蟻穿

神運斡旋俄頃事未須低首拜啼鵲

南村約菴雨中過訪喜新街成飲平胃散酒是
日談論間多可慨者別後賦此寄之

白雲本是青雲侶今雨依然舊雨人與力競誇新路穩
酒奴還說近方醇紛紛且置人間事皦皦誰全物外身
畢竟浮生幾兩屐欲將秦華等游塵

新舟成約菴期與諸公同泛詩以速之

蘭訪新成着釣綸肩輿從此事平分雲山到處天開畫

風水有時川會文內史空留三泖宅鷓夷終策五湖勳
高秋一曲凌波調不是閩人未許聞

杜竹泉六十二壽詩

竹林娟好石泉紆林下幽人六十餘襄藥歲煩紅印紙
畫容新試碧霞裾堯年舜歷資延引二豎三彭待掃除
慎勿求仙想遺世羨門依舊海濱居

同味苓泛舟疊前韻

半生塵海共紛綸老幸江鷗一席分雪屋浪翻千月影

筠簾日織五絲文
蘆間畫楫疑漁父
天際紅雲想放勳
一笛清風瑁湖底
餘音飛去隔城聞

穫稻用分秧韻

負郭園池帶宅田
老晴天氣太平年
穫來黍稻叢高廩
散出牛羊滿近川
饋啓甌山騰霧靄
蟻香醅瓮起淪漣
斜陽一枕西窓夢
縱有丹青不與傳

一覽樓望陸瑁湖

高閣金仙擁法輪
小山霜鶴怨游人
臺傾沼沒知何處

雲白天青現此身沙市幾經魚潑刺稻畦時見石嶙峋
烟波落日情無限欲倩漁郎為問津

十二日同北野諸公泛涓湖三疊綸字韻

尋常紙上說經綸雲漢機絲要手分投杼却尋東海釣
馳煙已愧北山文短策高笠詩添景醉舞狂吟酒策勲
落日推蓬見歸鶴一聲猶想夢中聞

送沈子公副使之貴州

皇德同天覆賢人簡帝心却紆閩海節去歷井垣深履

道無夷險逢時自古今
江亭一杯酒聽奏伯牙琴

作室藏舟於瑁湖適超果住僧濬寺濠北鄰薛
生期復仙塚舊跡落成之日眼界一新予少
讀書寺中不意老而還此笑游也詩以記之

何處堪予泊釣舟陸家湖尾寺灘頭幾灣綠樹迎潮入
一帶紅蘭映水浮已喜金沙清佛界更疏玉澗遠仙洲
誰知白首歸來客重與溪山結勝遊

四疊綸字韻答味苓

閒身無復半通綸
天許三江一道分
擁楫有時成白醉
著書終不效玄文
悠哉細雨灘頭釣
邈矣凌烟閣上勳
昨日城中傳邸報
溪翁對面不曾聞

五疊綸字韻

清潭百尺裊風綸
楊柳芙蓉四面分
前去桃源知有路
後來甫里亦能文
筆床影落天池月
茶竈銘書鼎足勳
一事最奇曾未有
龍吟近在枕邊聞

疊舟字韻

越相鷗夷老一舟南征新息困壺頭人間岐路古今在
江上烟波日夜浮詩卷釣竿新谷水石渠金馬舊瀛洲
寺廊斜日青衿散猶想兒童挾策遊

再疊

蓮葉空聞太乙舟五湖今在鶴涇頭行牽藻荇隨橈去
卧看雲山隔樹浮返照入簾經別浦微風引纜又前洲
江鄉不辨東山具到處從人說淡遊

至夕觀書有感用甲申紀夢韻

詩人空復惱青蠅
黑白人間本自明
試論當年齊景富
何如千古伯夷名
悠悠總到閭邊熄
赫赫常於靜裏萌
斜月西樓見梅影
一枝清傍綺窓橫

南村約菴相携為北野先生八十壽自今歲一行之賦此為例十一月二十九日也

北野先生初八十南山勝會恰三人
桑榆並照林間影
松栢爭看雪後身
騰有風神飛藻翰
絕無塵土上冠巾
百齡前去知非遠
歲一稱觴亦未頻

會許一菴葬

臘月十二日

素車搖曳古城東，猶記題詩壽一翁。
往事只今成曉夢，後生何地挹淳風。
遺言了了人能誦，餘業蕭蕭道未窮。
一片洞涇原上石，有誰提筆贊林宗。

立春日招味苓嘗酒

東窻小鳥聒清晨，坐擁青綾憶古人。
心醉六經千古事，眼看七十四回春。
芒鞋不踏紛華地，藤杖能扶健在身。
梅萼茶花待公久，一杯來試雪香新。

丁亥元日拜闕罷與客言有感客去燭至疊前

蠅字韻

誤筆休看畫裏蠅殘書且趁夜燈明高才自古難為繼
匹士尋常亦顧名巨浸稽天來蟻穴喬林翳日起勾萌
君王聖德今堯舜曾見庚庚卜大橫

三人醉後書

醉人那可問往事不須詳咄咄憂為樂紛紛靜裏忙攬
金寧顧市挾策亦亡羊一笑堪誰語梅花在短牆

觀書有感

兀兀燈前千古思
古人心在不同時
同時只好今人笑
暮夜懷金尚畏知

春蠶默默五絲成
絡緯中宵百變聲
分席孔堂誰第一
兩言博約盡平生

既醉鳧鷖寫治安
邠風七月畫艱難
施為次第分明在
只恐塵編倒背看

老質功多踐履艱
下探淵海上高山
年來此事從人意

只在從容數語間

錢穀簿書歸俗吏
天人性命合時賢
世間尚有宮商在
敢道期亡便絕絃

約菴先生壽七十五偕諸公携酒為慶詩以先之
之二月七日也

南村北野遞賡酬
次第賓筵接太丘
樂國未輸清潁曲
德星今在瑁湖頭
墻桃暗結長春果
徑竹新添記海籌
從此酒杯公莫算
東園幾日又清秋

東園憶味苓翁

梅花已作魚鱗白
櫻蕊初含豈蔻紅
詩老閉門空覓句
槐陰幾日又薰風

薛民望號九山持卷乞詩

西北三江帶五湖
九山清勝結吾廬
風煙陸瑁家相近
水石王蒙畫不如
長日林光圍几席
有時空翠落衣裾
鶴書未論他年事
門外時來長者車

二月七日壽約菴先生有園桃暗結長春果之

句後十九日先生得孫詩以賀之仍用前韻
先生七十五春秋始抱蘭枝第一籌來晚恰符園果識
名成湏著錦標頭家書便合添千卷身世真堪老一丘
却望壽筵無幾日酒杯重疊費公酬

辰孫將赴秋山甥館其兄有詩依依不忍離別
之意予謂孫之情殆有甚焉因書此慰之勤
學以立身親賢以自輔平日之耄言多矣體
而行之將來之顯揚秋山且望焉而何有於

一時之離濶也孫其勉之

庭萱入望雁行分
風木仍牽夢裏魂
欲盡此情難亦易
夜燈時省白頭言

禽言

憲鷄喔喔鳴未已
更着山禽喚人起
鷄鳴不醒喚不應
近來銅壺有六更
吁嗟乎爾禽空復情

有客苦無酒提壺向鄰沽
山禽當我前笑我提壺盧壺
盧壺盧我自提爾自不提
聒聒鳴何為

橋亭成有作呈南村約菴諸公

田野歌平政輿梁揭勝亭翬飛天不盡熬鎮物常寧古
夢先經始豐年協地靈白頭何幸也還此照清冷

題張秋山舊扇王孟仁畫

王郎近代丹青手寫出秋山意外清遺跡宛然人不見
臨風無限古今情

東湖錢君縹藏其母林夫人繡桃竹雙鷄遺命

其子國用求題識觀其運思精妙王淵邊文

進之寫生也時風下移事多苟簡有愧於斯
人多矣賦絕句以歸之

周漢遺文劫火深晉唐緗素亦烟沉青縑一尺絲千縷
畱與閨門作佩箴

亭橋次尤南渠韻

金沙新跡古亭橋平界青冥壓翠濤龍見不從神物化
翬飛還比夢中高憑闌及我悶無病題柱看君老向豪
為謝筇枝莫相遠晚途銜策正須操

前題次周北野韻

城中每見說三亭城外紅闌此日凭
多事只從春夢起
好詩今作畫圖稱
金沙玉澗交旋擁
布襪青鞋穩
降升
百年如此良不惡
隴頭休問鶴書徵

五月一日行東園

憂來不知端撫心
鬪自疑雖慙風雲氣
寧復兒女痴園
林既成趣書卷亦堪依
如何廿年意觸眼
還在茲瘦馬
愁遠道羈禽懷
故枝往事已如此
後來安可期
馬得還

吾故高眠看雲飛

兼善赴義塾南渠有詩予亦繼作八月廿四日

也

蘭堂拙館舊游歌屈指年光六十過師席再登傳父子
書香一脉會松蘿青燈黃卷瞻依切時雨春風感繫多
他日分明眼前事庭柯落葉水回波

九月七日東園先生壽七十三詩以祝之

用前
壽約

卷
韻

東園此日正清秋前去重陽只兩籌酒盞不隨元亮後
菊花先插紫微頭國恩寵報延三世家學真傳自九丘
杖履造朝今未論百年詩會要公酬

九日諸公會石橋新樓望東園作

東園樓外復東樓回首園亭滿目秋黃菊紫萸今日會
曲街委巷少年游時移物運誰能挽地負天高直耐愁
看取五陵豪俊子金丸終日話封侯

約菴促予西行且有早歸之約詩以答之

風波踪跡病中身，歸卧青山荷主恩。
礮石方思豫丘首，賜環何意復衡門。
西風建業追遊地，斜日吳江別酒尊。
願託餘光照衰朽，杖藜還繞陸家村。

諸廣文餞予龍潭僧舍別後有懷味苓

聽鶴亭前欲上潮，龍潭落木晚蕭蕭。
愁來別酒難成醉，老去詩翁不可招。
地下騷壇自旗鼓，人間博局幾盧梟。
翠蘿金盞當時句，殘月空梁獨自謠。

晚坐東軒觀水木山亭知為夏忠靖公賜第感

舊懷賢得絕句八首

乾坤身世五湖萍
南北風塵兩鬢星
獨坐小軒成一笑

平生到處有山亭

右總序

紫藤蒼柏間三峰
曲檻回軒面面通
四十年来忘不得

連甍如霧此堂空

右趙錦衣希明宅乙卯至庚申居之今再易主舊跡一新矣

重到長安跡屢移
南峰小院亦崔嵬
梨花檻格蒲萄架

勾引鄉園入夢思

右南城徐學士宅丁卯召修書仍主趙氏戊辰居此有憶家園二十四首

絕壁連巒秀幾重
清池倒浸玉芙蓉
別來往事那堪記

總付西軒一笑中

右龍驤街後宅癸酉再入至辛巳居之得謗時緝事者屢至其下或執爰行

觴而人不知也然事乃以是得白

小作山林窄作池一亭飛起桂叢西
長沙舊跡文皇賜

千載都人路不迷

以下皆夏氏宅

東墻綠水帶逶迤北戶連峰湧翠眉
正是皇州佳麗處

草堂容我坐吟詩

山在軒前登其上秦淮鍾阜宮闕樓臺舉在目前真城中勝地也

長沙厚德魏安陽

見蘇州志

禹績東南澤更長坐挹遺踪想

明盛又從東里到文襄

忠靖治水而民以安文襄督賦而民以裕皆大有功於東南者

文襄忠靖所保留其
用則東里之薦也

水土平來澤國秋陳紅相望十三州於今此意從誰語

惟有江淮日夜流

近歲往往有議文襄謂其法不可復行者而田野之氓終不以為然也故於

此見

訪客江上作

尚憶當年別何言此地逢乾坤真浩蕩阡陌任衡縱妙
舞須長袖幽尋稱短筇龍江今夜月知復為誰容

東江家藏集卷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江家藏集卷三十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駿文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閻允中

謄錄監生臣任時瑞

欽定四庫全書

東江家藏集卷三十七 後集四

明 顧清 撰

歸來稿

序十首

龍臯文集序

龍臯先生陸公既沒二十有七年嗣孫中書舍人弘道以先生遺稿授清屬為之序引將刻梓以傳未幾予奉

旨南歸其明年公外孫楊龍官闕中力任梓事公子敬
章走雲間來徵言癸丑歲清上春官公及長沙李文正
公實主試事辱公知獎以有今日恒恨無以為報幸得
序公之文託名不朽其何說之辭先生成化初以南畿
鄉解第一人及進士第與吉水一峯羅公新安篁墩程
公並以高才聯名甲第天下之人仰而望之若景星威
鳳然既羅公以直言去國而兩先生歸然翰林聲實益
著逮孝皇臨御五六年間雲有滄而月幾望矣而降年

不永相繼淪謝彌綸匡輔之蘊百不一施向之所仰望而屬心焉者悼惜咨嗟若喪金寶而幸其猶有存者獨斯文而已顧篁墩之文多手自編定又得門生故吏左右其間摹印流傳幾無遺憾先生著述之富長沙誌墓以為數十百卷固當不下篁墩而屬續時諸郎隨侍者幼散落頗多其後收拾所存稍有倫緒而傳錄之間詩復逸去今所存者經筵講義辭賦銘贊記序誌表等文若干篇而已嗚呼先生生正統全盛時誕育四明兼吳

越山川之粹其所稟不為不厚有南樂公以為之祖有
郎中公以為之父家庭德義其所積不為不深居翰林
三十年以方直自將以名節自砥礪淳涵蘊蓄不苟銜
洩其任負不為不重既鬱弗宣而其幸存未泯者又復
靳靳若是則夫表章流布使遺之弗墜後之尚論者猶
有考焉豈非吾後死者之責哉於是即其舊編稍加詮
次字畫之訛舛者正之定為二十二卷而虛其左方且
叙其所以如此雖然干將莫耶其致用未矣好之者尚

以為天生神物終必有合而詫其果然先生之文具為
世貴重豈止赤堇之銅若耶之金而已哉吾意天壤之
間要必有呵護而寶存之以效鍾津之遇者敬章輩方
有四方之事尚廣為求之清其執筆以俟

劉母王夫人壽序

戶部主事燕山劉文光母夫人王氏今年壽六十九文
光以分務留吳門思欲奉豆觴稱慶於膝下不可得也
以予場屋之舊走書松上乞一言以道其情予抱疾索

居不與人間酬應事久矣自君來吳再歲間聲問相屬
視平生不替而愈勤且重有是託投閒之人不見遺外
則已矣而復有取焉此其意之可念宜何如而又容以
例辭耶五福之叙在箕疇以壽為先考之詩書人臣之
於君人子之於父母懷德感恩而思有以報者舍是則
無以致其情而歷觀古初以至今日君而壽則其道久
而化洽於萬方親而壽則覆育之日長而子孫得有所
依怙是不惟報者之至情而實永有賴焉詩言周王之

作人必本之壽考言君之保艾爾後而以黃耇先之皆是物也文光之先人早侍父宦游於家事有不數數然者夫人獨力支持而睦族善鄰恩禮周洽鄉之人皆飲德焉不幸寡居繼以哭子而撫孤植弱送死保生有丈夫所不及者其於文光誨之以問學教之以忠勤文光雖在外不敢少有違焉如斯人使康裕百年則劉氏之子孫其蒙被福澤庸有既哉道家者流以百六十年為上壽降自中古則至於七十者世固以為稀夫人踰六

加九明年則古稀矣由是焉以進於期頤猶歷階而升也其跂焉而將及望焉而未至交喜懼於中襟想慈顏於久違仁人孝子之心於是為切而其所願望又安有窮哉文光之預圖稱慶意其在此惜乎予老矣思致荒落不足以發之異時文光德日新位日崇夫人年日高曳五雲之修裾奉長樂之晨朝將有鴻筆鉅篇侈令名於陶母班姑之列者而不在乎予言也

靜菴路翁哀輓序

皇上嗣承大統之三年追隆所生頒大慶於天下加惠於臣民於是郡守路侯賓陽得歸侍其祖靜翁於汶上蓋是時候父封君已即世而翁年九十有五尚康強松之人士以為此千載之竒逢人生之至樂不當以吾民之私為侯累也相率作歌詩以導行華亭令聶君既屬予為序矣越明日而翁訃至聞者始而驚繼而悼且惜以謂如翁之高年侯之篤孝幸而遇天子之殊恩而不得以終其志所爭者旬朔之間爾天下之美事難成而仁

人孝子多遺憾其若是也夫且今衰麻戒途驪歌燕饒
無所於施矣而輿情不可遏也有如即虞殯之遺音引
而申之以發翁之潛光本侯之初情以表其終天之痛
以慰侯之行其殆將可乎衆曰然則擬其首簡授予曰
請以終令君之事予挹疾南歸屬鄉邦之凋弊公私並
困而牧守屢更民無所寧一及侯之來博大而有體廉
慎而不苛宿姦著惡無所容而童孩女婦皆得以自盡
遭歲之艱緩征徐斂以體上恩迨迫於吏文則頻蹙咨

嗟若自己出其論蠲卹之具文推剝之重困則又洞徹
底裏言無遁情吾以為如斯人使少淹數年而天復假
翁以歲則吾人其有瘳乎而今不可得矣靜菴翁晦迹
州里其德誼不遠聞然因流遡源決知其為善人長者
而况有敬翁以為之父有封君以為之子深培厚衍篤
生賢孫為國良翰則所謂功所謂德者亦豈必身自為
之人親見之而始為盛哉詩也者情之所發而人之情
恒遇事而移前日侯之行民非不知其去已也以為有

翁在堂得承顏於歲月侯之事重而我民之事輕也今
之行非異於昔也而牽連徘徊攀慕而不已則以翁之
亡侯無所用其情而與以為戚也傳曰樂民之樂者民
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其殆為侯與吾民
今日之事乎聶君之請序也自言受德於侯深將藉是
以為報夫亦吾松人之意也然則是詩也雖為翁作而
侯之去思遺愛將不於此益彰乎故予併述之以為辱
玉先且以為有官君子告使知愛其人者人將愛其親

則子惠之心油然而生而豈弟之政康阜之俗成矣嗚呼此豈獨吾松之人之願哉翁諱寬靜菴其別號既老人敬而翁之遂以為菴配云

送王先生知鞏縣序

關西王先生教華亭之六年吏部以才任牧宰疏名以請上可之命知河南之鞏縣時先生方卧病日夕思歸諸生之感恩而服義者爭先致醫藥至奔走羣望圖所以速愈之而尼其行聞命下咸悵然失其所倚賴而先

生亦依依不忍釋蓋遲回者踰兩月而始克戒行貳教
梁先生高先生諸生張思輩以予故東齋生仕嘗職太
史又歸閩田里目先生行事為詳宜序其實使輩人聞
之知先生之素庶幾乎不令而行成一方之美化也六
經所載聖賢經世宰物之功其大至於不可名然其大
要不出乎治與教二端而已周人以冢宰掌邦治而教
屬之司徒今司徒專國計而教之事領於宗伯自冢宰
而下外及藩方郡邑武衛凡職兼統馭者皆治之屬也

自宗伯而下大小司成至州縣文學凡職專化導者皆
教之屬也是其職業雖岐而為二而要其用實相為始
終教之至則善人多朝廷正天下之治可不勞而成治
之成未嘗不本於得人而人固養於學者也安定蘓湖
之教治經必兼政事自兵民水利下及算數莫不使習
於平居故其徒出而効官皆有實用於世先生初教太
康以身為軌範憲副今太常邊君廷實侍御毛君汝厲
皆稱之署其考為中州第一兩君所見皆有得於章句

文辭之外者矣及來華亭如在太康而其言議行檢篤實簡嚴處事接物皆有條而不紊吾以為如先生宜無所不可為特限於職守而無以自見爾然而囊中之錐人固有見其末者矣今之往也舉其所以歷吾身者以守乎其官移其所以待諸生者以待夫民庶即今之所以處事接物者以施於上下之間而又加以含弘持之以無倦則治化之成豈止致平訟理民無愁歎而已哉先生之疾也其兄江村主人聞之自秦來視之而新

命已下及是遂相攜以行輦之去長安不千里與太康
隣封也清秋潦降谷水澄波駕樓船引輕帆望故園之
桑榆覽舊游之山川而又含遠而即近去煩溽而就清
涼行李從容鴈行聯而塤篪奏也宦途之樂有過於茲
行者乎由前而言可以為輦人賀由後而言可以為先
生兄弟慶予故併書之以發兩廣文及同學諸君之意
使知先生之行有遠大稱愜者在而無徒繾綣於離別
云先生名瀚字東之別號竹窓正德丁卯鄉進士也

重刻周文襄公年譜序

國朝東南巡撫獨稱周文襄先祖遺善翁及里中父老會聚間每談其善政予少時蓋屢聞之既長游鄉校見祭酒豫章胡公儼之濟農倉記冢宰文通錢公溥之祠堂記司寇莆田彭公韶之名臣言行錄其所稱述皆如父老言及登仕途往來南北十餘年間士大夫乃或有異論至有舉其法而盡更之者予心竊有疑焉而未悉其所以然也正德庚午松守臨川陳侯威屬修府志訪

求故實得公年譜錄本於鄉人閱之盡卷至所與執政
書始悟而歎曰少日之所聞諸公之紀錄椎髻秉耒之
民懷德感恩欲言而不能者也士大夫之異議其未嘗
考公之行事而籠巾靴游談者之浮言乎夫公之材略
其過人遠矣而簡略勢分旁求下訪又有以廣集乎衆
長至其政令之畫一節目之簡徑懷私利者雖欲有所
左右而不能也此其所以悅之者多而不便者亦騰其口
流波餘燭至於今而未已歟予之病此久矣閒居以來

念老成之日遠顧鄉里之凋殘因覽舊編慨然太息以
為公之德於吾人如此典刑所在奚止甘棠縱未能蕃
殖以覆我子孫而可使之委謝而淪落也為加校讐去
其煩複撮其綱要定為今本刻之家塾庶以廣其傳焉
莆田嘗總糧儲熟公舊履故其纂錄最為詳實讀之首
末瞭然次則蘓松二府志載其鄉事今並取全文而以
當時協贊公事及後來修舉廢墜者次之為附錄父老
之言與民間謠誦可備參證者亦附之東南今日之郡

邑視公之日為何如與公之法可行不可行於此必有能辦之者遺像漉漫易以祠堂臨本墓圖序跋則皆仍其舊云

重刊三事忠告序

三事忠告勝國時已板行然各為一書各自有序述國初猶然洪武甲戌廣西僉憲黃公士宏始合而為一予童時嘗得見之入仕以來四方新刻書聚京師者多矣而求其編卒無有嘗聞成化間吳興有刻本而亦未之見

也辛巳南歸得正統時故本於篋中紬繹累日凡三十年餘體歷講求與夫見聞所得有關身心家國天下之大者悉具其中而內隱平生過言違行所以出悔招尤之故則皆戾其教者也以是益深敬信思廣厥傳顧其卷帙倒置按序易之首牧民次風憲次廟堂如其舊編求善書者錄之重刻諸梓嗚呼菽粟布帛其不若膾炙之珍美組繡之鮮華夫人而皆知之如求其實用有資於生人而已則其去取又各有所在也愚於是亦云刻

既成庸書以告我同志

校刻魯齋先生遺書序

予家舊藏有魯齋遺書一帙計六卷刻於元至正十三年其目始奏議次易說次小學大學論次雜著次書簡次詩詞而大學直說又附於其後嘗疑其編次之非倫又以先生之說見於性理諸書者先後不一而此皆無之欲補而正之未能也近得河內所刻全書則性理諸說咸在而像贊墓圖世次名行歲畧遺事與夫碑傳記

志之類可以備先生之著述考先生之行事者又無不具焉於是本之名行以訂世次之舛訛參之遺事歲畧以正年譜之名號即先生隱居行義之歲月酬對陶寫之興況以次諸書之後先采之國史傳文以補奏議之遺闕重加繕寫定為此編卷目稍加而仍曰遺書者以先生手澤若孟子標題四箴中庸說語錄諸篇猶未盡見全功之收尚有望於來哲也嗚呼孔孟沒而後有周程諸儒其說盛矣猶未遍於東南也得朱子而集其大

成朱子沒而國事日非其傳固未及於中州也得魯齋
而其道始行自元至今儒者之推尊如出一口咸以為
朱子之後一人而其書之存止此然惟其書之簡也故
為說精惟其說之精也故於事切如論學則欲闕經書
之疑義而體其經夫婦成孝敬者以求益於身心論治
則謂防人之欺不若養人之善而歸其本於農桑學校
其他論說往往若是皆明乎物理當乎人心譬則菽粟
布帛真可以療人之饑寒南車燭龍真可以破人之迷

暗學者從之又如從崑崙者之遊於洪河雖未即至而他適焉者寡矣故愚於是竊不自量而有此述焉其遠覽冥搜出乎諸賢之上者非淺學之所知固亦未敢議也

秦鳳山壽序

大司徒致仕鳳山秦公今年壽六十一華君耀於公為嫻家將及其生辰舉觴稱壽介太學生錢君子中走書松上屬予為之文公年未弱冠即以文名其鄉試南畿

上禮部學士篁墩程公西涯李公先後典文衡皆以國士期之被選入翰林試有日矣而以父年高竟不就而去人尤稱其孝焉此公之名行見於筮仕之初者然也已而為主事為員外郎郎中皆在計司領劇曹兼掌筭奏衆務畢舉而文譽日昌用是擢憲臣董學政遂升列岳都憲臺撫湘漢晉亞冢司佐邦賦出典禮留都荐總機鑰以正於司徒三十年餘官十二轉文學吏治兵戎錢穀投之所嚮無適不宜而各有成績朝家倚之此公

之設施見於政事之間者然也今天子夢想英賢聿新庶政而公老成練達望重一時衆方倚之大用而公以微恙浩然思歸上勉留數四而志不可奪也則為降璽書賜輿皂給月俸以華其行而且期之以延慶澤於子孫介壽祺於康裕君臣分義於是兩全此公之大節見於進退之際者然也夫士之用於世也患材不足以有為材具矣而時不過焉亦無以行其志有材而遇矣志既行而名亦遂矣而昧於幾微牽於榮利鍾鳴漏盡而

行不止焉則向之通者或以沮昔之遂者或以隳古之君子所以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也若吾鳳山其殆庶矣乎有其具而且過其時材足以有為而不狃於得方九五之飛龍握乾開泰之日而為大有之上九功成身退之耆舊焉此固天人之所助福祐之所歸而况桑梓之交游葭莩之親密如華君者其情庸有窮乎予也昔與公同升迂拙鮮通而齒之先於公者乃數歲公且歸矣而予猶羈馮於此謂之何哉故其於華君之請也感

歎遲回蓋累月而始能執筆焉鍾山蒼蒼草堂未荒有
能假扁舟凌大江下朱方置我於鳳岡烟靄間握手一
笑然後沿三江歸釣於西湖則予之願畢而亦庶乎無
辱於公矣公其能許我乎請以是先之且以為壽觴侑

送李梧山致仕西歸序

梧山先生之得謝而歸也士大夫聚而談者或侈以為
榮或悵而惜焉榮之者曰先生未三十而登庸歷官四
十有二年保儲宮總留鑰巍然百僚之上者且六年而

以禮致其事去旁觀朝著得如公者其幾人惜之者曰
公歷仕雖久而回翔外服者踰其半雖都憲臺位常伯
而未一日立於朝中所蘊蓄其見於設施者十未三四
也以是為不足諸公之論要各有見焉而以吾所聞則
有異於是者三月丁丑祖道三山門石塘司馬屬予序
其事予乃起揚觶而言曰士君子之託於兩間亦觀其
所自立何如耳祿位之崇卑任遇之薄厚榮途宦業之
順逆始終則有執其契者矣雖古之聖賢莫能必而吾

又何計焉且先生始仕入禁垣讀中秘書沈潛乎木天
偃仰乎文林方是時固不知有巴陵之謫漢東之守其
在巴陵漢東也馴曠夷鋤亂氓焦勞數年以有關中之
擢則又扼於權閹瀕於窮阨僦屋假粟幾無以自存方
是時亦豈知有中臺之命旬宣之寄既已然矣而變起
於洪都兵交於近甸六飛南狩百辟駭奔干戈戎馬震
撼擊撞者日不知其幾亦豈知其後有宮保之尊安留
司之整暇坐嘯乎龍蟠虎踞之鄉而璧合珠還且有如

今日者哉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塞上
翁知禍福之靡常故失馬而不驚得馬而不喜蓋公之
平生閑裕凝植其有主於中矣彼自外而至者或有餘
焉或不足焉譬則暑寒晝夜之代乎吾前而又何以為
盈歉哉用是觀之今日之事惜之者固未為知公而以
為榮者恐亦非公之志也公之先唐西平王世也而家
吉安由吉安而徙蜀故今為蜀人沅湘荆峴之間又先
司徒之所宦游也有太夫人之遺寢焉今之歸將植表

增封為無窮計而迤邐以入於雙江其所經行費文偉
張溫使驛交馳之地而眉山兩蘓一出而不復者於此
又可為公賀矣天晴氣清杖屨綸巾登華夢之重巒望
飛雲於江東而思今日之會尺素雙魚其有自天而降
者乎不知公之猶有意乎吾人否也於是一笑揮觴羅
拜而別又三日次其言追納之典書備清話於他日是
為序

南山秋興集序

予生而多病來金陵年益衰服餌無虛日問醫於所知
皆言湯溪伊德馨司業琴川先生予故人也亦盛稱其
學行在六館諸生右因得與之往還君用藥處方一本
仲景丹谿正脉不為激越高竒之論而每試輒效有譽
之者則曰予何能吾祖敬軒吾伯父菊莊與吾父東軒
翁之緒餘也一日來告別出詩文一編曰此菊莊平生
所得於士大夫者吾父既不幸吾賴菊莊以至有今日
而未有以副其所期願丐一言歸將藉手以見且知不

見遺於當世之縉紳以為翁一笑也予於是益賢君之
為人夫為醫之本仲景與丹谿猶為學之宗考亭也醫
不為激越高竒之論而每試輒效猶學不為詭道叛經
之說而真踐實履以日進於高明也凡此皆其志業之
過人者而君一則曰祖父二則曰伯父今之歸又念東
軒之不可見而將假予言以悅菊莊推是心其平居暇
日有一念而忘其親哉不忘乎親異時為政肯一日而
忘吾君以病其民與國哉昔之論醫者始於國而次及

於人醫人者起死回生盧扁以降仲景丹谿之流是也
醫國者理陰陽和萬民撥亂世反之正非唐虞三代之
名臣蘊參贊彌綸之實者不能也兼是二者惟翁之鼻
祖阿衡而予感德馨之事又將於翁父子而驗其全也
翁之好在菊今年壽八十有七矣故題其編曰南山秋
興而序以期之不知翁其將為一莞然否也

東江家藏集卷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東江家藏集卷三十八 後集五

明 顧清 撰

歸來稿

記六首

金華府察院重修記

監察御史何君勲伯按浙江之明年春二月六日金華
府增修察院成布政參議祝君鳴和以其僚胡君鎮按

察副使張君東之都指揮張君浩具書走雲間請記其
成事勲伯鳴和予丁卯南畿所校士胡張皆京邑舊游
院之前堂曰澄清者楓山章公寔記之辭列其次又諸
君之惠也乃不辭而書之按金華在宋為婺州今察院
即故州解地元初於此立浙東宣慰司大德間改肅政
廉訪司至國朝始為察院金華山郡多美材宣慰廉訪
皆勝國時尊官也故其解宇極闊大既為察院屋漸弊
部使者至往往即中堂施小閣以居而虛其後弗處若

是者蓋有年矣室既不處故日益以壞紀綱之地而開
闕頽弛檢攝弗嚴蒞乎是者咸病焉歲辛巳十有二月
何君按部寔來周覽咨歎曰是烏可以弗葺乃命有司
俾撤而新之於時知府事王君九峯方入朝同知府事
張齊寔任其事何君親為經畫授以規制作後堂三間
仍其舊名曰一公左為室三間以寢息右三間以居吏
胥為軒於堂之後而翼以兩廂各三間為臺於其前植
花卉為燕休之地前堂新於乙亥歲無所改作去中堂

之重閣加樽縮焉以合於後前而為兩廂於前堂之左
右各五間以居隸卒門垣仍故而葺飭有加焉故材之
腐者斲巨就細益三之一而充石琢舊以為新瓦與甍
補其不足墁堊髹漆門閭鍵鏑惟其度無長缺焉於是
毀者完缺者直疎者密曠者整漫漶而推剝者鮮明而
縝潔遠而瞻之仰而望之有不亢而自尊不嚴而自威
者矣而總其費白金以兩計者財二百程其役經始至
落成財兩月餘而民不知勞工鮮留事非經度有法而

任事者之效勤亦何以此乎嗟乎風氣開而人文著
甘棠芟舍之制其不可復見於今矣興作之際必欲度
前規而侈後觀者不復知民之艱其不然者因陋就簡
掇靜約之名自與而貽其後之人以重費茲二者皆非
也此在郡邑猶爾矧監司易代歲月間傳車所舍例不
過數日而去又孰肯深計遠略新數百年之弊利於自
朔間而又不侈不陋得事之中如何君者其不可謂賢
乎此猶爾也矧民生利病吏治得失所當興革為職之

先務者又肯有不盡乎書一事以例其餘固史法也相是役者府通判石堅推官藍英程作督課則永康縣丞李景軒金華主簿王鑿皆預有力焉又於法所當書也

紹慶堂記

錫山鄒靜修氏嘗於所居作新堂榜曰承慶以昭揭其始祖忠公弟朴至桂堂而下累世之餘休以示其子孫鄉先達文通錢公文肅王公皆有記考其日月蓋五十有餘年矣近歲其孫邦輔以厥考智卿遺命別為堂於

其石本翁之意以紹慶名之而錄二公文示予請為之
記予何足以辱斯堂而辭不容已也忠公之直節正言
功在社稷而朴能左右之稽之天道宜有以祐其後人
桂堂之疎財仗義元堂之繼志宏業傳及柏軒加以以
問學副之以踐履又所謂播而耷斲而曠者忠公之慶
至是如江出巴梁而羣川赴之其流之長固已不可禦
矣靜修承之於前邦輔紹之於後是匪之以洞庭瀦之
以彭蠡而復滔滔焉疏九派以入東溟也忠公誠厚德

亦豈知其後之多賢若此哉兩先生之記承慶也反覆於天人之際應感之機以極夫嗣守引長之道凡邦輔所欲聞予所能知者備矣雖欲復有言贅矣於是推本及支寫其梗槩而系之以詩使盛時燕聚授童子歌之與在位者詠歎之紬繹之以圖永其傳亦庶乎邦輔之志云爾其詩曰讓王之疆餘風泱泱被南服兮良苗芄芄喬木葱蘢亘原陸兮魚鱗參差翬飛旋迴中起華屋兮前人之休雲覆川流膏之沃兮有承自先既洄而淵

我其績兮德以為基禮其棟楹我構而築兮其基崇崇
其棟隆隆孰貽我穀兮左瞻希顏右攬寧山吾襟肅兮
出乎道鄉處乎桂堂藹其芳躅兮如緡斯繩如川斯增
公侯復兮嗟彼輪焉煥乎斯干寧其言言而獨奄我族
兮

東老堂記

憲副沈君子公有宅一區介府城闌闌間自其高祖雲
泉翁厥考竹深封君及君兄弟世居之君宦游幾二十

年無所改益賓客之往來病其偪隘會西隣有更業者以厚弊酬之啓便門而合焉地始舒衍有山石花竹之勝亭臺間之幽致層出面山有堂高不倍尋丈廣不踰數筵而明暢雅潔息偃談聚惟適皆宜君顧而樂之乃撤其舊顏名之曰東老而屬予記客有疑而問者曰東老之云非呂仙翁所為題壁謂貧而有餘樂者乎彼固無適當時自放於枯槁寂寞之濱者君方以高材任六察為天子耳目出佐外臺秉一道澄清之節榮途在前

寵祿依撫而顧以彼自居其無乃弗類乎予曰然子之言似也徒以迹而不求其心則夫人而可疑也不觀古之人有位巖廊而志江海身纓冕而情繫山林者乎略而言之有若謝文靖之於東山裴晉公之於綠野白少傅之於龍門香山洛社之耆英安陽之畫錦此其人何嘗不都顯爵儋厚祿以身為天下任安危為生民寄休戚乎而考其中如祥鵬之御風應龍之憑雲人仰而望之異而神之而我無加焉雲歛風平而鬢鬣羽翰猶故

也孰是而論則夫當滿而思謙處高而能下浮雲世味而超然於澹靜之天者正君子之所以遠過於人而其應會乘時凌亨衢而陟華要者自若也而予奚疑焉且子不聞仙翁稱東老之賢乎有黃白之術而不用薦於孝義且多陰功如斯人者使有位於時舉其所以施於家行於鄉者而出之則廉貪敦薄之化成而世之人有陰被其澤者矣然則君之以是而名堂豈直取其貧之樂而已哉君將往閩中使來趣記予謂客之疑予之所

以對客者雖未可與游方之外者言而於君之志與所謂懷思東海將蹈而歸者或庶幾其彷彿也遂書以歸之

張東園壽藏記

東園張先生既謝政之八年當正德庚辰始作壽藏於蟠龍塘之東原先尚書莊簡公墓右以其外孫張君永思狀走書京師屬予記時方多事未暇也明年辛巳奉旨歸謂可旦夕承君命矣而疾病牽連忽復餘歲夏六

月望晨興清快發篋而君書見焉曰是尚可以後乎哉
惟先生莊簡公之貴介子勉古先生虞詢之愛弟濬世
德之鴻源敦詩書之素業膏梁紈綺無得而漸我焉此
固鄉人所共推也既厭科場承世賞之讓移其所以修
於家者施之於官政才廉儒雅之聲著於上下南都之
縉紳亟稱之歲且書滿歸心浩然成國朱公惜其才留
之不可刻章特薦銓曹亦深器之而重違其請遂以宥
府都參進丞大鴻臚俾致其事一時恬退之風勇決之

操京師之人士咸高之以為真莊簡公子而虞詢之讓
德至是為益光矣士大夫懷抱利器當明盛時馳志風
雲垂聲名於竹帛夫人而皆願之至於才高意遠鍾鳴
漏盡而行不知休則過矣其有悟榮華之不常知閒靜之
為樂則又憑高凌虛想象虛無以庶幾乎超萬有而獨
存與太初而為隣者而卒不可得以為天下笑茲二人
雖涇渭殊流其為意望之無窮一也以先生門第人物
使之少紆銜勒與當世士並驅相馳豈必在餘子下而

嘗鼎一臠若將况之年餘六十而超然遠覽為終焉之計人之所諱我以為常衆之所趨我則如怯此其高志遠識視沈冥世網者固不足與言而耽戀餘息妄意所無使孝子慈孫不敢言時日之制以遺恨於終身者亦豈可同年語哉嗚呼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漢兩疏所以為賢大夫也乘大化以歸盡樂天命而無疑晉淵明所以為高士也斯人之不作久矣孰意於吾東園見之走也少先生不數歲乞身不早方將為菟裘之營其愧於

先生多矣顧得以其不映之辭挂姓名於山石暇時芒鞋竹杖相率從司空表聖游摩挲青瑩而林松隧栢亦知非生客也獨非餘齡之一快歟先生之他行可書者多矣記為壽藏作且善未可以今斷也故特著其出處之大節有關於茲事者而餘得以略云

龍溪橋記

湖州府龍溪橋成太守河間馮侯之所作也鄉進士王君廷綸狀事之顛末前按察僉事西溪龍君為致書屬

予記湖為浙西名郡與杭嘉蘇壤地聯接而吾松亦相望焉其間官政之修明廢墜之興舉惠利之及人譬則同溝共井之人家有善慶固四隣所樂聞也西溪吾故人且寓其地而為之言則予雖不文亦烏能以自默耶按圖狀龍溪與苕霅二水同源由杭之天目而分流以入於具區皆為湖之巨川而溪之勢於今為尤大水心所謂鏡波藍浪舸經舫緯之勝殆與二水不殊而以其途之要流之悍與梁徒杠之跡廢而莫考也風雨晦冥

之交有淪而入於江魚者鄉人病之廷綸愍焉思倡為
義舉而適會馮君之善政鄉之父老亦知事之可倚以
有成也走白於僉憲事兼治水西川熊公而以屬於君
君聞而慨然曰此吾事也率郡僚躬往相度得善地於
黃家巷口植表焉以嘉靖甲申十一月朔首事越明年
八月而訖工方役之興或以水深廣難施功或以為費
鉅而無所於出流言紛紛若不可為者馮君屹不為動
而以身任之始以禮勸鄉之鉅室復擇民之謹良可使

者疏募之誠心既孚遠邇響應不踰歲而功以迄成橋之長總為尺二百有四十石錮其兩端中列柱四架分五門以通舟柱趾及顛咸亘以巨石其上布木承空施磚石焉而剡其趾之端以分水面之廣丈有四尺倍廣之尺而殺其二以為高木石灰甃之數夫匠之工以數萬計費白金千有百兩而羸既成視其西三里清塘橋若雙龍飲江頭角相望而堅緻有加焉於是百年之廢興於一朝而闔郡之民皆免於病涉矣蓋廷綸之狀述

如此夫難與慮始而可與樂成人之情自古而然視官
府如傳舍視民之休戚若秦人之於越人以已所不為
而憚人之為不習其事而妄議其難易雖士大夫亦有
之又不得鄉里之人為然也馮君於是加於人數等矣
然非賢監司之綱紀於上良士民之効力於下顧而莫
應倡而莫隨則亦何以成是功哉予衰病閒居無能及
於民物目閭閻之情狀於當世之賢蓋深有望焉引領
湖山不勝瞻跂非惠利之餘何以及是故不讓而為之

言廷綸又謂君興學以造士嚴馭吏以卹民斷科罰以率下至於徵收之戒刻取發運之戢官軍威惠併施而謗讟靡恤則又今人之所難也然則君之談笑而成此豈偶然哉庸併書以為記庶乎有聞風而起者侯名曾字宗孔正德甲戌進士與侯同事者推官李涵字某

先隴後記

清既為此記後十八年辛巳歸自南宮得任通善地作護房三間於墓東是年冬琢石表墓門甃西南垣以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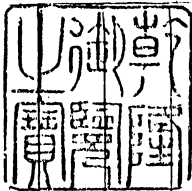
銅隄岸又明年癸未登載先祖考妣先考妣命詞於石
作亭覆之唐氏適以地來售乃即墓垣東展之與西稱
以尺計者七其東隙地抵尤汝威任承先屋西垣東南
抵通善地北展之抵汝威及莊教諭舜舉暨毛裕之先
塋以尺計者二十六而虛其六於垣之外以達於西河
臨淵閣瞰焉從毛氏墳東抵陸宗屋南屬於汝威之北
垣其間有路抵東河所謂吉麗橋者峙焉南連護房凡
益地二畝七十有三步當石表下為橋二達南岸亦以

石錮之展西垣度水作橋亭東向曰洄淵於其南作外門西向亦為門南向續以短垣屬護房而止中間益地又八十五步其門之署曰武陵原從郡望也東垣之外作堂三間翼以便室為歲時奠掃憇息之所西南當墓林名之曰瞻翠其後故屋數楹與吾家外屋相出入撤而重立之引繩而直之三氏墓道當其中亦為屋覆之置扁鑰以時啓閉焉又為莊氏墳作護堤亘南北而限以垣於是先壠之旁周合無虧缺矣蓋三氏墓當先壠

之後而吾外屋又當三氏墓之後以地理言有護托擁
從之義以生人之理言有鄉田同井相友助之義矧莊
與吾弟連姍而汝威亦尤氏之秀居相隣游相好也又
安知地下之交親不有如人間者乎圖記久未刻是冬
將即工以淑人襄事止越三年乃克有成新所經營舊
文不可益也庸即其下方附書之如此庶幾我後人觀
之知嗣守之不易而推鄰比之誼又將與諸家之子孫
胥教誨更保護以迄於無窮也嗚呼是亦豈獨吾一人

之心哉

嘉靖丙戌秋七月庚戌清謹記



東江家藏集卷三十八